三石糧

鍾紀明、李緯翰



新華書店印

一九四六年

哥倫比亞大學
中文圖書館章
JAN -7 '53

578-14360D
5719
8126.2
COLUMBIA
UNIVERSITY
LIBRARY

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
JAN-7'52

三石粮

地點：邊區農村。

時間：一九四五年初夏。

人物：徐煥亭——年四十餘，農民，幼時曾讀過幾年書，
生性慷慨大方，愛交結朋友，好喝酒；
但做起活來也是好「勞動」。

崔　氏——煥亭妻，年齡與煥亭相仿，勤儉刻苦，
她就是一張嘴巴好嘀咕，囉嗦。

有　娃——煥亭之子，年二十左右，變工隊員，懂

道理，就是性情柔和一點，決斷力弱。

崔鳳山——是崔氏的弟弟，熱心地方公益事情，搞義倉。

小　紅——有娃的未婚妻，十七歲，開通，能勞動，還識字。

趙　三——三十左右的農民。

榮　生——十七八歲，聰明，好耍笑。

劉　家——三十多歲婦女，性情老實，小脚。

李　家——二十三四歲的婦女，多嘴，好在背後議論旁人。

張大嬸——老太婆。

明　兒——十四五歲。

王老漢
馮連長
周掌櫃
（以上共十四人）

第一場 讀報

（開場時，在後場先打鑼，但不亂打，而是有一定的規律，如：『噹——！噹噹！』打第一下，稍停片刻，又連續打兩下，方算一次。鑼這樣敲着，只見上場的是一個少女，手裏提着鑼，一般邊區農村姑娘打扮——頭上挽了一塊白手巾，身穿魚肚色的單衫，黑褲，天然足，紅紅的臉蛋兒，看起來是一

個天眞、聰明的女子。她這時來到娘娘廟前大槐樹下，放下鑼，解下頭上的毛巾，拂去身上的塵土，又把毛巾勒在頭上，然後拿出一張「羣衆報」來，一邊看，一邊四面張望，——她是鄉文書劉與全的女兒小紅。）

紅：（焦急地）敲了一陣鑼，怎麼還不見一個人影來？呵，莫非我把日子記錯了？（把報紙夾在腋下，搬起手指數着）前天初三，昨天初四，今天該是初五了！對！是初五！逢單日就應該讀報，今天初五是個單日，爲什麼一個人都不來？（又張望）哦，我想起來了，也許我的鑼敲得還不響，大家沒有聽見？對了，對了，龍娃媽瞌睡眞大，一睡着了，雷都

打不醒，上次讀報，她就遲到了半柱香哪！

（這時徐有娃——健壯而漂亮的農村小夥子——已走上場，見只有他的未婚妻一人，便輕手輕脚的從小紅背後走來。然而小紅並沒有發覺，依然自言自語着。）

紅：哎！（唱「花崗」）我的大劉與全當鄉文書，又領導識字組日夜忙碌，這個月公事多他常出外，因此上他叫我代管小組。我過去在區上住過小學，回家來又有大常常教我，替我大當組長困難倒少，惟有那集合人麻煩眞多！（白）每次讀報就是集合困難，叫了張三，還要叫李四，這個請假，那個遲到，眞是！……（提起鑼來看）這樣響的鑼，我眞不信耳

朵都聾啦，沒有一個人聽見！規矩是大家定的，敲了三下鑼，就到這裏來集合！（又張望了一下，但仍未發現她未婚夫）讓我再來重重地敲幾下，看他們來不來！（舉起鑼捶正要敲）

有：（突然的從她背後抓住她拿鑼捶的手）小紅！

紅：（一驚，回頭看）哦，原來是你！人不做，做鬼！偷偷摸摸地，把人家的心都嚇掉了！（背過身去，嘟起嘴，生氣）

有：（拉她）小紅！小紅！我有一件事情告訴你⋯⋯（被對方拒絕不理）

紅：（瞅了男的一眼，又把臉轉了過去）⋯⋯⋯⋯

有：老實話，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情！

紅：（又轉身避開，故意的解下頭上的毛巾，在身上彈拂了幾下，又勒上，提着鑼想走）

有：（急忙拉住她）你，你……

紅：（擺脫男的手）別拉拉扯扯地！叫人家看見，成什麼體統！

有：我有一件事情告訴你，昨天晚上，我大對我說……

紅：（打斷他的話，使性的）真麻達，我不聽！（雙手塞耳，又轉身一邊）

有：（着急了）你這個人，我有正經事對你講，你不聽？爲啥生氣？我又沒有犯什麼錯誤！

紅：（急接）還說！還說！沒犯錯誤，我來問你，每逢一、三、五單日讀報，打鑼集合，這個規矩是誰定的？

有：大家開會定的。

紅：那麼，你應不應該守這個規矩？

有：大家都應該遵守！

紅：我不是問大家，只問你，該守不該守？你說！你說！

有：咦！你不過代替你大當幾天組長，有困難大家言傳，你爲什麼單問我一個人？吃桃子找軟的揑，是不是？

紅：哈！我爲什麼單問你一個，我……我……（低頭，又抬起頭來望男的一笑，扯起衣角玩弄）人家總在背後批評我，說我代替這兩天組長，還沒有過門哩，就對你偏心！……

有：（嗤的笑了聲，倒把小紅弄得緋紅了臉）那你不會對你大說，叫他另外找個人當小組長嗎？

紅：我也這樣想，免得人家說閒話，你看，前天龍娃媽，當着衆人面前還取笑我，她說：「咱們的小小組長，就只優待有娃，要是別人讀報遲到了，他就會三番五次到人家家裏去催，把人家的門檻都踏平了！」你想叫人生氣不生氣！偏偏你又不爭氣，一點模範不起，害得我……

有：哦，我當爲啥給我生氣，原來爲此！（抱歉的）把你受屈了！你看，今天我該算第一名吧！以後，我一定守規矩，清早起來，飯也不吃，就到這個大樹底下來等着你讀報，再不叫你爲難，你看行不行？

紅：（嫣然一笑）誰希罕你那樣「巴結」！不早不晚，聽見敲鑼，按時來就行了。

有：對！對！對！

紅：對？我看你只會嘴巴說！新掏的毛坑，頂多香三天！

有：噯，嘖嘖嘖，那裏，那裏：你把我說的！以後若來的遲了，你給我批評，處罰，好不好？

紅：（笑了好）。（低頭默默含情的坐下，猶豫了一下，才問）啊：你不是剛才說有一件事情要告訴我嗎？

有：啊，是的，是的，（藉機坐在小紅旁邊）你聽我講吧！（唱「花崗」）昨夜晚我的父對我言講，

紅：（中間插問）講什麼？（四面一望，恐有人看見，

略略坐開了些）

有：（接唱）他言說我二人應早成雙，

紅：（低頭）……

有：（笑）（接唱）好日子已擇定本月初九，

紅：初九？……

有：不錯，初九，從今天起，只有四天了。

（女的拿起報紙，假裝看報，聽男的）

（接唱）到那時你便成我的新娘。

紅：（帶羞微笑，把報紙往臉上一蓋，但被男的把報奪過去了，女的立起）

有：（也立起）（接唱「銀紐絲」）這兩年搞生產光景過好，我的父只守我獨子一個；他說要糴米，

紅：（接唱）耀米做什麼？

有：（接唱）我的爹朋友多他好紅火，他說要擺席面款待親朋，款待親朋！（白）他說準備着上三石米，要待客哩！

紅：還要大待客？

有：啊，我大，他老人家可高興呢！你想，他是個愛紅火的人，朋友又多，他說：『我這大歲數啦，給娃結婚，要不紅火一點，叫人家笑話我姓徐的！』他還說：『人家小紅的父親，在鄉政府裏當文書，雖然如今講文明，不講「封建」了，却也不能冷冰冰把他女兒娶過來呀！』小紅，你看，他老人家替咱們倆人打算的多麼週到啊！

紅：唉！（深思似的，在看着報，不語）

有：（見情，背過身去暗語）小紅是劉文晉的女兒，能勞動，又有文化，還代替她父親當識字小組長，我徐有娃也是個變工隊員，生產也不落人後，我大徐漢亭，為人慷慨，附近誰個不知？我和她兩家也算得個「門當戶對」，為什麼我提結婚二字，她却好像不高興？（暗中打算小紅）哦，是了，莫非是她嫌我文化落後不成？嗯，讓我來試一試她的心思！（對小紅）小紅，為什麼不高興，你說！你說！（拉着小紅）

紅：（把男的一摔，使性的）怎麼？你親的緊着想咋？你這個人怎麼……

有：我這個人咋？我這個人咋？（這一問，小紅一時答不出來，有娃又逼問）你覺得你文化高？哼，綁長竹竿鉤月亮，還差的遠呢！多識了幾個字，就擺起臭架子來了！莫說你還沒過門，就是過了門，我徐有娃也不會怕老婆的，哼！（裝着生氣地蹲下）

紅：（背身暗中指了指有娃，點頭嫣然一笑，便上前拉他）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你聽我講……

有：（不理小紅，生氣，她從左邊來，他就把臉向右；她從右邊來，他就把臉向左）……

紅：你眞不理我了？

有：嗯。

紅：你果然不理我了？

有：（心動，但仍然勉強答應了一聲）嗯。（偷看小紅，頻頻抬起頭來）

紅：既然你不理我，我就走了。

有：（急忙站起來，奔上前，笑嘻嘻的拉着小紅）回來！回來！

紅：你不是不理我了嗎？

有：（笑）哈！[illegible]我的你呢！眞把人難爲的！有啥問題，你快說！

紅：拿報來！（從有娃手裏奪過報）唉，你聽！（唱「緊符」）初九日咱結婚我不反對，

有：（中插語）我知道你不反對。

紅：（接唱）要糶那三石米恐怕不成！

有：自家有的是餘糧，為啥不賑？

紅：（接唱）你看那太陽紅久旱無雨，備災荒防年饉千萬要緊，有糧食必須要義倉保存，『群眾報』一句一句講的分明！（白）昨晚我大從鄉政府裏回來，就把這報上的道理，從頭到尾講給我聽了，他說：「這麼久，天不下雨，穀子都種不上，棉花出苗的也很少，就是出了苗的，也是過了四月八，有顆子，沒洗瘩！麥苗都是黃了。反正年年的年饉已經擱下了。」我大叫我省米做飯，一顆米，也不准拋撒。還有，他說這次咱倆結婚，給你家要的衣料、嫁奩，都不要啦，你剛才說糶米，恐怕糶不得？唉！偏偏我們結婚，碰在這個時候，怎不叫人心焦！

有：（自語）哦！原來如此，適才我錯誤會了她，以爲她有文化，擺架子，原來還是我的不對！（唱一採花一）叫聲小紅你莫心焦，三石米保險能夠糶，那一個，青年人不愛紅火，你和我本來是心思一條！（白）小紅，不要急，賣三石米嘛，保險不成問題，我大昨天晚上就說叫我今天去糶哩！

紅：眞是！偏偏碰着要備荒節省！可是咱們結婚也是一輩子的大事，要是冷冰冰……

有：（急接）不會的！我大都給客人下了請帖，又叫我尋我個好廚子來，準備要大待客哩。新被子，新衣服，……嘿，都弄好啦，包你一看，心裏就喜歡！趕快讀了報，我就要糶米去嘿，……

紅：（見遠處有人走來）快別談了，有人來了。（兩人趕緊分開，站得遠些。只見走上場來的是趙三）

趙：你們兩人早來了？（笑）

有：（急忙找句話來岔開）趙三，你看，今天這麼熱！

趙：（笑着故意的說）你感到熱！嗯，熱，是應當熱的時候了！

紅：（急岔開）怎麼這些人還不來？！趙三！

趙：都快來了。

紅：唉！（唱「銀紐絲」）這些人怎麼這樣慢？我把鑼打了好半天，他們都不來，等的我不耐煩！

有：（接唱）我去幫你叫，拉他們到此間！

趙：（接唱）不用你去叫，再打一次鑼。

有：（接唱）小紅你過來，把鑼遞給我，

紅：（接唱）照着那規矩把鑼敲，把鑼敲！

（有娃提起鑼「噹——！噹噹！」的敲起來）

有：（一邊敲一邊喊）都到娘娘廟前來讀報啊！大家快來！快來啊！

（立刻走上來五個羣衆：王老漢、榮生、及李家和劉家；還有張大嬸子，她口裏含着旱烟袋，左手還拉着她的小孫兒。）

榮：（對有娃耍笑）哦，我說麽，這鑼打的這麽起勁，原來是有娃子打哩！小紅還沒有過門哩，倒這樣孝順，替她打起鑼兒來了，將來，我看你還得給她頂尿盆子哪！（逗得大家笑了起來）

紅：榮生，你說什麼？鑼打了半天，你們都不來，來了話還這樣多！

榮：小紅，不然我早來啦，我的牛病了，我找人扎針去來，這牛的口不大，可是個好牛，現在不吃也不屙！（大家都笑了）咦，這有什麼好笑的？

有：你講的叫人好笑，「不吃也不屙，」牠不吃，那來的屙的？（大家又是一陣笑聲）

学：還是快讀報吧，等一會，我家裏的娃又醒了，要吃奶哩，娃這兩天還不乖，我還要早些回去！

紅：大家不要亂講了，以後一敲鑼，大家馬上都來，「可利嗎嚓」把報一唸，大家就各做各的活去！這樣才不誤工，以後大家遵守我們的規矩，好不好？（

眾：只有一兩個人說：「好！」）

紅：不是我們不守規矩，讀報哧事情，提高文化嘛，誰還不願意？現在不比冬冷閑天，只怪白天忙，事多，頂好以後改到晚上，行不行？

眾：「完全同意」！

紅：好！那就以後改到晚上好了，逢單日，天一黑，大家就到。今天既然來了，還是趕快開始吧！（正拿報要讀）

王：（揉眼）哎呀，這外邊風太大，我提議，到廟裏邊去，好不好？

眾：好好好！

紅：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呀！（唱「舊大挑菜」）咱們大

家都要好好努力學習，

衆：（接唱）今天的報上有些啥消息？

紅：（接唱）防旱備荒最重要，「羣衆報」上標大題，

有：（接唱）大家快些進廟去，

衆：（接唱）（向紅）請你快讀給我們知！（過門。衆下，在幕後重複一句）請你快讀給我們知？

第二場 矛盾

徐發亭：（上）（唱「崗調」）來到邊區有三年，打下糧食吃不完，有吃有穿負担少，日子過的不受難。有娃是我獨生子，初九就要把婚完，親戚朋友送賀禮，我定要款待莫遲緩，殺猪宰羊沽好酒，計算要

錢幾十萬，我趕忙叫娃把米糶，莫讓朋友笑窮酸！

（白）我娃初九就要娶媳婦啦，人家親戚朋友已經都送了禮，我只這一個娃，要不鬧得紅紅火火的，會叫人議論我是個嗇皮！這有娃子，我昨天晚就給他講了，叫他今天糶糧去，他又跑到娘娘廟前讀報去了，這般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，讓我叫他去！（繞場唱「崗調」）有娃子去讀報不見回轉，還得我到廟裏找他一番，一邊走一邊想莫可攤慢，不覺得已到了娘娘廟前。（用手搭成喇叭形，大叫）有娃子！有娃子！

（有娃從娘娘廟裏出來——上場）

有：大，你叫啥？人家正在讀報呢！

徐：昨晚上就給你講過，今天要糶米去，這是爲了你的「終身大事」，自己一點心也不操！走！走！

有：人家報還沒有讀完，走那兒去？

徐：回呵！你媽在家裝米，裝好了，趁天氣還早，推到集上去。眞糊塗！日子早給你們擇好了，初九。你看，今天初五，再去四天了！

有：剛才報上還說，怕天旱，糧食不敢賣呢。

徐：啥！有你說的，有你講的，怕沒你吃的！賣三石糧又算個啥？快走！快走！誤了這一集，又得等兩天！

有：我還得跟組長說一聲再走。（正欲下，只見明兒從另一門跑上場）

明：有娃子，有娃子，你見了榮生沒有？

有：他在裏邊聽報，找他啥事？

明：他的牛又臥倒了，扎了針，不頂事，叫他快回去！他老婆急的都要哭了！

有：（向內叫）榮生！榮生！（榮上）叫你快回去，牛又臥倒了。

榮：哎，他媽的，……（急奔下）

明：你見我二嫂是不是也在裏邊，你對她說，永娃醒了，要吃奶，又屁了一炕，你叫她快回去拾掇去！

徐：（不耐煩地）明兒，你沒有腿？沒長嘴？你不會自己進廟去叫？

明：我還正在放羊，恐怕羊跑了！（向遠處一看）哎呀，你看，羊羣又亂了，（說着忙奔下，猶聽他接着

喊）有娃子，快去！

（有娃正欲喊，只見廟裏大家都走了出來——上場）

有：怎麼！報讀完啦？

紅：完啦！你一個人在這兒東喊西叫的，不來聽報！

有：（用手指了一下蹲在一旁抽旱烟的徐，又把嘴咕嘟了一下，示意，低聲說）我大來了！

紅：（瞟了徐一眼，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）……

徐：（站起）哦，你們報讀完了？快走，有娃子，三石米用小車車推，怕三回還推不完呢，你還磨姑什麼？（推有，同下）

李：（向大家）你們看，小紅剛給我們讀報，不叫大家

糶糧，要節約，有娃大又叫有娃糶糧去了！

紅：（低着頭，心裏開始矛盾）……

趙：李家，你這個「嘴尖舌長」，你怎麽知道人家是糶糧去？

李：嘿，我早就聽他大說過，要娶媳婦大待客，準備糶糧，剛才徐老漢拉有娃去用小車推，不是糶是幹什麽？

劉：醋打那兒酸，鹽打那兒鹹，人家沒有你明白！依你說，人家過這樣大的事情，人情世故都不要啦！（下）

趙：有娃也不應該，他剛才還聽小紅唸了報，他也不勸勸他大！

李：勸？有娃子還不是一股勁願意羅！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你不信，問小紅！

紅：（紅了臉）人家羅不羅，我怎麼知道！

趙：得了吧，不知道？今天來讀報的時候，我一來，就見你和有娃子在一塊說什麼，保險啥話都給你說了！

紅：（心虛，被他這一說，臉熱得像有螞蟻在爬）……

張：唉！像我這樣大的歲數，過去受的苦眞是說不完！你們年青姑娘出嫁，坐花花轎，打鑼，吹鎖吶，愛熱鬧，也是應該的！

李：張大嬸子，你說的一滿對，我知道小紅嘴裏不說，心裏就是這樣想！

紅：（內心矛盾，生氣的）李大嫂，你不要胡說！（噘着嘴下）

王：李家，你這張嘴，是鐵打的還是肉做的？人家小紅姑娘也不是那種人！你張大嬸，咱們快回，看有啥糧食，趕快送着存到義倉去！（同張大嬸子下）

趙：（責李）看你總是愛說話，把人家小紅氣回去了！走走走，咱們也有糧，趕快存到義倉去；明天我們就馬上開始變工種南瓜。

李：噯，人家報上說的是種洋芋，年饉來了，沒有糧，有洋芋也可當飯吃！

趙：噯，人家報上說的是種南瓜，我聽的清清楚楚的！

李：咦——（按額一想）對了，對了，我記起來了，報

上說南瓜也要種！

趙：對了，我也記起了，南瓜洋芋都要種，原來你我都聽了一半，哈哈哈！（唱『三枝花』）防旱備荒莫放鬆，

李：（接唱）你我大家齊變工，

趙：（接唱）多種南瓜和洋芋，

李：（接唱）明天趕快把地耕，

趙李：（同唱）你我此地莫久站，啷呀嗨，還要往義倉把糧送，咦呀咳！（同下）

第三場　爭論

（徐煥亭與有娃上）

有：（唱「梗西京」）樹葉綠小鳥叫羊羣在跑，我心裏眞高興，春風帶笑。

徐：（唱）叫有娃你與我快些前行，要趁早趕到集去把粮糶。

有：（接唱）父愛子子娶妻一家和好，不愁吃不愁穿辛苦勤勞！

（這時崔氏——卽有娃媽上）

徐：（唱「緊符」）急匆匆走進了自己門庭，（進門）有娃媽你將米可裝「零盤」？

崔：（接唱）有娃大你莫要慌哩慌張，要糶米你還得細細商量！

徐：這有什麼商量的？

母：（接唱）適才聞娃他舅來把你找，

徐：找我有啥事？

母：（接唱）他叫你千萬的不要糶糧，不要糶糧！

（白）有娃大，糧不敢糶了，剛才娃他舅來找你，你不在，他說，今年這久沒落好雨，怕要遭年饉，叫好好把糧存起來，要願意入義倉，就入到義倉，他給咱保存。

徐：這些道理我都解下，可是這三石糧非糶不可！你讓有娃快推去糶去！（推有娃走）

崔：（拉住有娃對徐說）娃他大，糧食糶不得！

徐：（又推有娃）非糶不可！

崔：糶不得！

徐：（硬推着有娃）要緊！要緊！（生氣一跺脚，誤踩了崔氏的脚）

崔：哎喲……（趕緊放開有娃，坐在地上揉自己的脚）

徐：（這時急推有娃）快去！快去！車車在後頭院子裏。（推有下）

崔：（起身坐在凳子上，一邊揉脚，一邊快哭了，）娃他大，我說你越老越糊塗了！

徐：（含着煙袋，擦了火，正預備抽，一聽崔氏說他糊塗，趕緊取下煙袋說）糊塗？我倒不糊塗，倒是你們女人家頭髮長，見識短！去年打的糧沒吃完，前年的糧也還有剩的，賣個三石，給娃過事，爲什麽不可以？自己存的錢糧，又不是向旁人借！

翟：唉！娃他大，難道你現在有了飯吃，就眞的把過去受的苦都忘了不成？你……你…唉！（唱『五更』）想當年在河南，　遭飢荒多悲慘，挖了草根和呀樹皮，拿回了家中就去當飯餐！有些人賣兒女，全家人都遭難，有人尋死跳呀崖石，你和我也曾餓倒在路畔！到後來來邊區，才把那命逃出，這幾年來收呀成好，可不要忘掉那個受苦時！

徐：以前的苦，我並沒忘記，你的話也很對，存些糧倒是好的；可是初九給娃娶親，親戚朋友早知道了，都送了賀禮來，不弄上個七碟八碗，怎麼對得起人家！你說，（搬起手指數着）羅鄉長，該不該請？孫指導員，該不該請？李書記，該不該請？還有去

年都咱開荒的馮連長，該不該請？還有親戚朋友，一大串子人……你說不請怎麽成？（唱「採花」）

防荒年存糧食雖然要緊，娶媳婦不請客不懂人情，

劉小紅她的大當鄉文書，咱娶親豈可以冷冷清清？

八路軍公家人對咱多好，左親戚右鄰里都把禮送，

娃娶親總算是一件大事，請他們喝杯酒爲啥不成!?

（這時有娃推一小車，車上載着兩裝子米——上場）

崔：人家八路軍對咱好是眞的，剛才有娃舅還來說過，人家也不在吃喝上邊說話，叫不要糶糧！親戚朋友送了禮的，給人家送回去好了！……

徐：對了，對了，你倒說的啥話？（忙去推着有娃）快

推走！快推走！（逼着有娃推出了門——下場）當然人家誰也不是爲了想吃誰的，這不過是盡盡我們的心啦！

崔：照你說的也有道理，有娃舅講的也有道理，唉！眞難！少羅一點，行不行？

徐：你不要聽有娃他舅的話，他當的義倉主任，不那樣講話，也不行！況且賣了米，也不是把錢亂花了！跟娃紅紅火火的辦個喜事，又不丟他的面子，有什麼不好？

崔：既然這樣，你趕快找他去，前日個你託他找的那個作席的廚子，他說找到了；現在他叫你不要待客，準備又把人家退了呢！你趕快看去！

徐：好！（發現桌子上的酒葫蘆）我自個喝的酒也完了，讓我順便捎些回來：初九那天，還得找個大傢具，到集上去多灌些酒。（提了葫蘆）

崔：總愛喝酒！總愛喝酒！總有一天，我給你把葫蘆摔了！

徐：又嘀咕！又嘀咕！喝酒嘛，又不是啥壞事。（崔氏下）（唱「崗調」）年過五旬好交友，手提葫蘆去打酒，閒來無事一杯醉，光景過的不發愁！（下）

第四場　暗攔

（有娃推小車——上）

有：（唱「花崗」）車輪兒轉的圓又圓，一步一步推向

前，車軸兒套住的「吱吱！」的響，大汗滿頭流到肩，停下車兒歇路邊，猛然間又聽到人聲喧天，我這裏踮起腳向遠觀看，又只見衆親鄰背米在肩。（白）哎呀！我想起來了，剛才我媽和我大爭吵，言說我舅崔鳳山到家家通知，發動人人往義倉存糧。存下多少？都是你自己的，公家一顆不要，只是爲了「防旱備荒」。他們這些人，一定是往義倉存糧的，今早讀報，報上也有這個號召。糟糕！和他們碰在一塊，要是有人拉着我問道：「有娃，人家存糧，你却去糶糧，人家節約，你却浪費！虧你還是小紅的女婿，早晨還聽了報！」那時叫我把臉放在哪裏!?（略思片刻）唉！結婚也是終身大事，我家

也不缺糧，小紅也不反對糶糧，……哎呀！他們過來了，我還是趕快推了走！（有娃剛把車推上走了四五步，就聽後面有人喊：「有娃子，等着，一同走！」只見趙三、榮生、李家、劉家，有的揹着裝子，有的提着籠子——上）

趙：哦，有娃，你也存糧去？

有：（支吾）嗯……嗯，你們往那裏送？

榮：（諷刺地）你舅崔鳳山當義倉主任，往那裏送，你還不知道？他一家一家都說了，有糧可以往義倉裏存。有娃子，你存多少？

有：（矛盾地）我……我……

李：（嘴快）對啦，保險是糶的，有娃聽了報，還偷偷

有：去糶糧，眞是！小紅光會給旁人讀報，有娃子，她都不勸勸！還叫去糶糧！

（火了）李家嫂，誰給你說，我去糶？誰給你說，我去糶糧！

趙：好了，好了，走，走，那邊就是義倉，有娃子，咱們一塊走！

有：不不！你們先走，我還歇一歇！

榮：（做了個鬼臉）嘖，得了吧！

李：別管了，讓人家糶去！年青人取媳婦嘛，那個還不愛個花花俏俏，熱熱鬧鬧的！

趙：不要多說了，我們快些走！（唱「崗調」）老天爺不下雨長久大旱，

榮：（接唱）把糧食送義倉妥為保管！

李：（接唱）每日裏做茶飯不敢浪費，

劉：（接唱）少浪費多節省不受飢寒！

（衆人在雄壯的歌聲中下場。有娃呆看了片刻，越想越覺得自己孤獨。）

有：唉！（唱「西京」）左也難右也難難壞了我，低着頭坐路旁沒有主張，我有心從父意去把糧賣，又怕遭年饉鬧了飢荒。適才間被衆人把我議論，句句帶着刺扎我心上，站起來不由人心神不定，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叫嚷。（遠處有人叫「有娃！有娃！」有娃張望）誰呀？哦，是你……小紅！

紅：（上）……你……

有：你打那兒來？你也到集上去？

紅：不！（低頭拭淚）

有：你哭什麼？

紅：誰哭來？人家眼裏飛進去個沙子顆！

有：有什麼事嗎？

紅：嗯，糧食不糶了，行不行？

有：怎麼？

紅：今天早晨讀完了報，你走了以後，那些人指東瓜，罵葫蘆，冷一陣，熱一陣，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，就像鋼針扎在我心上一樣！叫我眞難受！

有：唉！剛才那些人，也對我七長八短的飄了些涼腔，我正在發愁，恰好你來了。

紅：你舅是義倉主任，我大是鄉文書，我們又唸過了報，要大家都存糧，不浪費，現在我們倒把糧糶了，現在爲我倆結婚，花三石米，將來果真有了年饉，也會叫人罵的！要知道，我們今後的日子，還長着哪！

有：你說的話很對，好在只推了這一車，怎麼辦？

紅：還是推回去。

有：推回去？怕我大發脾氣哩，他老人家是個好勝心的人，適才我舅到我家通知不讓賣糧，我媽同意我舅的話，還和我大吵了嘴！

紅：那你就推到義倉，找你舅商量去！我回去了。

（下）

有：（推起車子）噯！（唱「探花」）聽了小紅一番話，趕緊將米送義倉，也免得衆人再說閒話，謹防天旱備災荒！（推車下）

第五場　存糧

（趙三、榮生、李家、劉家從另一方又上）

趙：（唱「鬧調」）我這裏擠着糧擧目觀看，一路上送糧的絡繹不斷。

（崔主任手拿算盤、賬簿等物上，坐桌旁）

衆：（合唱）一邊走一邊說莫可灘慢，不覺着來到了義倉門前。

趙：（手搭涼棚，踮脚一望）你們看，往義倉送糧的

人，眞不少！（衆跟着向遠處一望）

主：（忙站起，接着趙的話說）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旱」嘛！阿！你們都來存糧來了！好好好，交好了，在我這裏打條子！

◎

趙：對對對，進進進！（與衆搭糧下）

（這時，前後場互相呼應。後場：有人數着斗數：「一斗！二斗！三斗！……」——「榮生四斗！」前場崔鳳山一隻脚踏在凳子上，聽了內邊的聲音，便也回應着：「榮生四斗！」叫畢，在算盤上打了，又開條子。後場又數「一斗！二斗！」便大喊：「永娃媽，麥麩子二斗！」崔亦回應着。這時張大嬸子提一包糠，十斤乾瓜絲，王老漢背了二斗玉米

主：趕上。）

（忙說）後邊交，後邊交！（張、王揣下。）（前後場又呼應了數次後，交糧衆人便陸續走上場來，他們一邊彈着身上的土，崔主任一邊給他們分發着收條。）

榮：（走到張跟前一看張的收條）哈哈哈！張大嬸子連瓜絲都送來啦！

李：哼！她還連糠都送來啦！

榮：對了，別笑話旁人了，你自己家裏的存糧那麼多，可是你却送來二斗麥麩子！

主：噯，不管交啥，都是你們自己的，義倉上不過爲你們保存罷了，免得放在家裏浪費了，好處就在這裏

。將來你們取的時候，義倉上一顆粮也不要，一個芝蔴顆也不少你們的！

衆：是的，這個我們知道！

榮：崔主任，你看究竟會不會下雨阿？

李：（急插嘴）人家崔主任是管義倉的，又不是龍王爺，怎麼會曉得？

主：（指着天空）你們看，天天如此，一點烏雲也沒有，太陽比火還紅，下雨的希望很少！

王：唉！一滿球勢啦！

張：眞是！老天爺！這『年成』怎麼得了！過去的災荒把我嚇怕了，那一年我沒啥吃，弄着吃蕎麥花，脹的要死！我姑父家把一個娃換了米，路上還被人把

米搶走了，害得姑父跳了井。我一想起就傷心！

榮：哈哈哈！張大瘸子，如今換了朝代啦，咱們邊區還會讓你餓死？你怕個啥？

趙：這幾年來，生產好，誰個家裏沒有些存糧？就來個一半年「年成」，怕啥！

王：怕啥?!「嘴上沒毛，說話不牢！」我們受苦受難的時候，你還在桌子底下吃鷄蛋哩！那年把人餓的只丟幾根肋子，算走着，一交跌倒，就死掉啦！

張：（帶着哭音）是呀，要再遭「年成」，天爺爺，這還了得?!

主：唉！（走近大家）（唱「採花」）喊天呼地不算嘎！防備旱荒早想辦法，麥麩子，和細糠都要留下，

還要抓緊時間種南瓜，趙老三你也莫太得大意，有點存糧算個甚，人常說，「不怕年饉頭，單怕年饉尾」，差一點糧食就要餓死人！

（正在這時候，有娃推車上，在倉庫門外偷聽）

李：（又想起）哼，現在「防旱備荒」啦，可是偏偏還有人偷偷糶糧。你們看，有娃子還沒有來，他的糧靠住是糶的，他大前幾天就嚷着要辦酒席，大待客，剛才有娃子，那種慌慌張張的樣子，推的糧，不是糶去了，才怪啦！崔主任，你和他是親戚，為啥不勸勸他？

主：（驚訝）怎麼，有娃子把糧糶了？不會吧！他大早想糶，我去他家找他，他又沒在，我給有娃媽說了

叫不要羅，我姐夫的脾氣我知道，愛朋友，好熱鬧
……

李：哼，你們親戚間，總好說話，有娃娶媳婦，要羅這
不是羅了！

有：（越聽越生氣，就恰在這時，把糧食車突然推了進
來）誰說我羅糧？誰說我羅糧！？身！我存一石！

主：好，拿到後邊去交！（有娃推糧下）

趙：（責李）看，看，你剛才還說人家是去羅糧，看人
家現在不是來存了？不調查，就在背後給人家亂造
一起！（說到這裏劉家也瞪了李家一眼，好像在
說：「你就是愛多嘴！」李家正欲走）

主：噯噯噯，大家轉來，大家轉來，我還有講話！（唱

「緊符」）我剛才講的話大家同意，大變工種南瓜又種洋芋，節氣到忙下種不敢遲疑，從明天就開始澆水掏地！

衆：對，對，對！咱們明天早飯後，都到這兒來集合，就開始動手種！（合唱「買布」調）崔主任話兒講的對，我們要照辦，明天咱們齊動員，大家要爭先，種南瓜和洋芋不敢緩慢，假若是有年饉不受飢寒！哪哈咦呀嗨，哎……哪哈咻呀嗨！（趙三等衆人下）

有：（見大家走遠了，才對舅說）舅，我對你說實話，這一石糧，真是我大叫推去糶的，還準備糶兩石；我現在送到義倉來了，我大要問，怎麼辦？

主：不要緊，他的脾氣我知道！就說我叫你套了，叫他來找我，我勸他就是了，你先回去！把那兩石糧也推來存了，不要糶！

有：好。（推空車下）

主：（裝了烟，點着抽了口，回憶起過去的事情。不覺嘆了口氣）唉！（唱「硬西京」）想當年在河南痛苦受盡，我和姐兩家人逃到這邊，這幾年搞生產發展很快，我現在已有了牛羊滿圈。只因我在這裏熱心公事，才選我當主任義倉照管！（又在拿算盤打着剛才收入的總賬……）

（徐煥亭老漢快活的——上）

徐：（唱「崗調」）手提葫蘆裝滿酒，心裏高興脚步輕

，行步來到護倉外，進門便把他舅稱！（叫）鳳山！

主：哦，姐夫，今早上我去找過你，你不在。

徐：還不是爲了娃的親事？初九快到了，啥都沒有準備下，今天才叫娃去糶糧，好打酒割肉辦酒席，聽說你已經帮我找到了個廚子，是不是？

主：姐夫，我看還是節省一點，廚子也不要叫了，不要多花費，你看，天不下雨，一有年饉，怎辦？

徐：你說的對！你姐姐也和我講過，可是我這一生一世，只有這一個娃，娶媳婦，過大事，不請請客，像什麼樣子？何况我的糧食早叫有娃糶出去了。

主：沒有糶，有娃子都送到我這兒來了！

徐：唉——眞的？

主：嗯！

徐：唉！氣死人！這不是叫我去臉嗎？

主：現在我給各家通知了，不准賣糧；你我是親戚，有糧不存倉，還要拿去糶！人家會說閒話的。現在，咱這村的人，那個沒有在這兒存糧？你不存，糶了，將來受餓叫我看？

徐：我也願意把糧存下，可是我已經親口把客人通知了，怎好不請？這樣，不是硬叫我去臉！

主：姐夫，你這人重情義，愛交朋友，這是你的好處；不過，也要看在什麼時候，現在「丟臉」事小，將來遭年饉沒啥吃事大，給娃娶媳婦，在今年這種情況下，一切從簡，也不會有人怪你！你要把糧糶

了，不存一點，就是你款待了親友，人家還要駡你哩。今年好久不下雨，情形與往年不同嘛！

徐：唉！（唱「緊箍」）反正是牛鼻圈被你牽住，你說怎樣就怎樣，一切由你！把粮食已經是倒進倉裏，我怎好再叫你把它取出!?

生：（唱「五更」）姐夫莫生氣，你聽我說心裏，一飽忘了千呀千年飢，那就會，就會使你吃大虧！你如今有存粮，好光景過的美，往年吃草根嚼呀樹皮，莫忘掉，存下粮食有好處！

徐：唉！你太過慮了，就是遭了年饉，一年半載，我家裏粮還夠！才幾天不下雨嘛，你就慌了，難道老天爺睡覺了，就會永久不下雨嗎？

主：你不要以為還有一點點粮，夠你吃，人常說：「不怕年饑頭，單怕年饑尾」；日子久了，眞要餓死人哩！

徐：對倒對，可是親戚朋友都通知好了，叫我怎麼辦？！

主：怎麼辦？我看，少割點肉，隨便壓些餄餎，也就行了，不要大搞大鬧，做酒席！

徐：哎，對，只有這樣！你會講話，那天還要你幫我圓個面子，不是我吹牛，只怪碰上這個年頭，不然，我還會落這寒酸！

主：好好好，我幫你講！（見徐拿着酒葫蘆）阿，你還是經常在喝酒，今後備荒了，少喝些！

徐：（舉起葫蘆）咋你喝點酒吧，我剛灌下的！

主：不不不！

徐：喝點，喝點！找個碗來我給你倒！

主：算了倒啦，算了倒啦，我不喜歡喝酒！

徐：好，那你在，我就走啦。（急下。）

主：（望徐背）哈哈哈，就是愛交朋友，喝個酒，人倒是明白人，話一講通，啥問題都沒有啦，哈……（下）

第六場　節約

（這已經是三天以後，在徐煥亭家，室內正中掛了一個寫在紅紙上的斗大的喜字。）

崔：（在音樂聲中上場，拿着一把掃帚掃地，聽見屋外喜鵲在叫）（唱「銀紐絲」）手拿着掃把兒忙把地

搖，耳邊兩又聽得喜鵲歡叫，我這裏開言道，喜鵲兒叫得好！今年娶媳婦，明年孫兒抱，孫兒乖又胖，是個好寶寶，我把他懷中抱，他對我親笑笑，到那時你再來對我歡叫！對我歡叫！（她這時掃完了地，又把一條紅布桌帷在桌前綳了。）

有：（在內）媽！你和誰在講話？是不是客來了？

崔：你大請客去了！你快點把蠟燭端上來！

有：來！來了！

（有娃上。他渾身上下，穿得新嶄嶄的，胸前掛着一朵紅花，宛然一個農村小夥子做新郎的樣子。他這時把一對已經插好蠟燭的燭台，放到桌上。）

崔：（端詳有娃，走過去說）把新新的衣服又弄得灰撲

撲的！（代他彈灰）扣子也不扣好，（又自語似地）你大去叫客人，怎麼這一大會了，還不見叫來？

有：一連這幾天，那一家還閒過？總算咱村子裏人手多，工變得美，南瓜洋芋都種完了！防旱備荒吩事情很重要，那些人怕是有事扯住了，顧不上來！

崔：讓我到門外看看去，（出門搭手一看）噯！來啦！來啦！客人都來啦！（有娃也出來看）

（只聽得徐煥亭在後場喊道：「走！走！走！」衆人說「算了！算了！意思到了就對了！」徐說「那還能成？你們不去，就是看不起我！」說着大家就都走上場來。徐煥亭在前引路，後面跟着趙三、榮生、李家、王老漢等四人）

徐：請進！請進！（衆進門）

崔：（笑迎）啊！大家都到了！

衆：（嘈雜地）恭喜！恭喜！

徐：（向大家拱手）大家請坐！請坐！

趙：（對着「喜」字端詳了一番）這個喜字是劉文書寫的吧？有筆力，可寫的美！他今天來不來？

徐：不來！

李：他不來？噯！連他自己的女兒出嫁……（還沒說完）

趙：（急接說）也難怪，這幾天爲了「備荒」，也把他忙扎了！哦，徐大叔！縫鄉長叫我給你捎句話……

徐：他說什麽話？

趙：他說實在對不起你，上面「備荒」公事下來了，抽不出身，沒法來跟你道喜。孫指導員、李書記、馮連長恐怕都不能來！

崔：怎麼有娃他舅也不見來？

徐：是嘛！我那裏沒有尋到！前幾天還跟他約好了的！等一會拜堂，還得他「喝禮」呢。（司儀之意）

榮：這兩天往義倉存糧的人多，崔主任很忙，恐怕沒工夫來。我看新娘子來了，請王大叔「喝禮」也是一樣。

王：不成！不成！

李：王大叔，你成！要是崔主任趕來了，那就還是崔主任。（向崔氏）迎新娘子去了吧？

崔：早迎去了，都快來啦！（正在此時，噴吶聲起，由遠而近）你們聽，來啦！來啦！有娃子，快把蠟燭點着！

衆：（也說）來啦！來啦！（出看）

（在噴吶聲中張大嬸子和劉家陪伴着小紅上場。小紅也是一身新——粉紅色的衫兒，印花布褲子，胸前也佩了一朵大紅花，顯得十分動人）

徐：（自語地）怎麼崔鳳山還不見來？叫誰「喝禮」呢？！

崔：有娃舅來也趕不及了。

趙：（把王一推）還是你喝禮吧！來！來！來！

王：（把鬍子一抹）有娃子，和小紅站在一塊來！我就

喝禮了！（提高嗓子）一拜天地，叩首！（衆皆大笑）

榮：王大叔，不要拜天地，磕頭也不要，那是「封建」的，還是行「洋」禮的好！

趙：也不是「洋禮」，就是鞠躬吧！

王：我說我不成，你們硬說成！（笑）好！好！依你們的，重來！重來！（哨吶吹起來）二拜父母！（榮生推徐、崔二人到正堂中受禮，有、紅各向父母鞠躬）夫妻對拜！（紅、有相對鞠躬）鄰里鄉黨！（有、紅對大家鞠躬）「紅葉」得位！

李：（推劉）媒人！媒人！

劉：意思到了就算了。

趙：劉大嫂，媒是你做的，應當受個禮，過了今天，「新娘娶進房，媒人甩過牆，」以後就沒你的份啦！

（眾笑）

劉：嚼舌爛嘴的！（向張）張大嬸子，我們陪新人到裏邊去坐！（劉同張攤有、紅下）

李：喲——如今世事真變好了，想我從前做新媳婦的時候，光頭都把我磕暈了！那有這樣文明！

榮：哈哈哈！李大嫂，你的娃都那麼大了，還臉紅？！（又惹起眾人一陣大笑）

徐：（這時正拉了崔氏在旁說）你看，有娃他舅偏是今天不來！只有吃些餄餎麵，叫我怎麼講出口！

有：（忽然從內出）大！請大家裏邊去坐吧，餄餎已經壓

眾：好呀！……

徐：（把有娃瞪了一眼）但他話已出口，便也無法顧及可是只好慚愧的說）唉！真對不起大家，今天只備

[illegible]了點飴餡！

眾：一隨便吃什麼都可以！一防旱備荒嘛！誰還笑話你呢！（……）

徐：哎呀，真是……，有娃子，快引大家裏邊坐！（眾隨有下）哎！真難為人！（唱一硬西京一）一剎時難修我羞愧滿面，怨只怨崔鳳山害我丟臉！聽他話不顯擺不擺酒宴，請客人吃飴餡真無臉面。實指望[illegible]他為我方圓，又誰知他今天避不見面。

羅：（接唱）叫他大你林把他賢嚇想，怨只怨老天爺遣

丁荒年，且等到我媳婦養個孫娃，那時節收成好再擺酒宴！

徐：你倒說得輕巧！媳婦剛進門，就要抱孫子！唉！總算運氣好，鄉長、指導員、馮連長，他們今天不能來，要是來了叫他們吃餄餎，我這臉才沒個放處！

（馮連長恰在這時賀喜來了，他還沒有進門，老遠就聽見他喊着「恭喜！」「恭喜！」）

徐：（把脚蹬了一下，說）糟了！糟了！馮連長來了！

馮：（進門）恭喜！恭喜！今天要不是搞灌防旱備荒的工作，早就來跟你賀喜了！

徐：啊，馮連長！請坐請坐！我在惦念着你們哩！

馮：沒別的東西好送你，只寫了一付「對字」，你看！

徐：你瞧！（打開對字）是我自己親筆寫的！

（高興地唸着對字）「新夫婦創造新天地，好公民都是好勞動！」好極了，好極了！（又開）鄉長和指導員，聽說他們今天忙，不能來？

馮：不！聽說他們一會兒也要來給你賀喜的！

徐：啊，那好極了！馮連長，你坐，你坐！（忙對翟氏使了個眼色，又把她衣角暗暗扯了扯，二人走出門外）你聽見了沒有？

翟：聽見什麼？

徐：馮連長說，鄉長指導員都要來呢！不辦酒席怎麼成？

翟：就是辦酒席，「要用十張舊門神」，現在也難哪！

徐：[illegible]兒弟，還不讓我當米，不然，我還會在
這[illegible]這個節！（崔氏正在瞪目不知如何是好）
你看！你看！那邊又有客來啦！（迎上去）啊！周
掌櫃！

周掌櫃：（指禮物上）老徐！給有娃子娶媳婦，爲啥要
躲着我咀？是不是怕我喝了你的酒？

徐：那周掌櫃！你一年四季生意買賣忙，怕你不得閒，
（□□）那裏是怕你喝了酒？

崔：請裏面坐！

周：（進坐）這五尺洋布，送給有娃媳婦做件新衫子。

徐：嘖嘖嘖，周掌櫃，你又拿這麼重的禮物，真是叫
我怎麼當[illegible]

周：收下收下，小意思，今天要喜你們的喜氣，讓我多喝幾杯就對了！哈哈哈！

崔：（拿洋布看了又看，暗地又把徐拉在屋外說）娃他大，你看周掌櫃又來了，光說這五尺花洋布，怕就得好幾千。人家做生意的人，平日就吃用好，餄餎怎麼吃得下去？

徐：你現在「坐到碾子上了」，想轉了，我早就叫賣糧，賣糧，偏不！偏不！我的朋友多，還不知要來多少！

崔：噯，他舅怎麼還不見來？

徐：別提他了，快進去叫有娃子出來，我有話說！

崔：叫他來做啥？

徐：你叫他快來就對了。（崔下，徐進內）馮連長，沒好招待，我們實在人手少！

馮：你忙！你忙！不要客氣！

有：（上）嗳，馮連長，周掌櫃，又麻煩你們跑來！

馮周：（同時）恭喜！恭喜！

徐：（立刻把有娃拉到屋外）你快到街上去，割十斤肉，灌五斤酒，捎帶買些粉條、豆腐！

有：是不是招待馮連長他們？

徐：是的，快去，我的朋友鄉黨還多着哩，都恐怕要來！你順便到雙興館，把陳師傅請來，趕辦兩桌酒席，快去！

有：這都得花錢，怕又不少！

徐：你先去賠下，明天賣了米給他們還就對了，這都是吃了你舅的虧！

有：三石糧已經送了兩石存到義倉去了，只丟下一石了！

徐：那就賣這一石，現在不賣就過不去！人家都是看得起咱們，禮又送得那麼重，好意思也叫人家吃餄餎麵？

有：對，我去！（下）

徐：（進屋故意說）馮連長，酒席都作好了，（掩飾地）我叫有娃子去請指導員和鄉長去了，等他們到齊，就開席！

馮：唉，不要客氣！（唱「滑調」）叫一聲徐老漢不要

客氣，咱軍民關係好不在吃的！天大旱要防災多存糧米，切不可來浪費備辦酒席！

徐：（接唱）馮連長你的話句句不錯，這些道理我都明瞭，現在酒席已辦好，你不吃還不是浪費了？

李：（上）徐大叔，有娃子呢？

徐：怎麼？

李：裏邊的客人餄餎都吃畢了，叫他來招呼招呼！（又下）

周：怎麼，你們今天還壓了餄餎！

徐：（難為情地）那裏，（正在支吾中，有娃與他爹舊鳳山急上）有娃子……（還不等徐說完）

周：（急接）鄉長和指導員來不來？（有娃莫明其妙，）

答不出來）

馮：啊！崔主任來了。

主：真對不起！我姐夫本來打算賣三石糧辦酒席請大家的，是我勸他把糧存到義倉去了，怕遭年饉！

馮：這樣辦就對，我剛才還說過！

徐：（早已把有娃子拉在一邊問）肉割了沒有？

有：沒有割，廚子也沒有叫！

徐：真是！你這娃，糊塗！（氣極）為什麼不割肉？買遲了還來得及？（不等有娃答話）

主：（已搶着說了）剛才我姐夫又叫有娃子去割肉、打酒、叫廚子，（娃有不好意思地下）我在半路上正碰着他，才又把他攔回來了。馮連長，就在這兒吃

碗餄餎，我想你也不會見怪的！

徐：還說！還說！早不來，遲不來，偏偏來了，又攔住有娃子不叫割肉，都是你！都是你！

馮：啊，怪道他剛才把娃叫出去了，哈哈哈哈老徐，都是自家人麼，何必要這樣客氣？崔主任講的完全對，現在防旱備了荒，還待啥客？越節省越好。

主：今天來義倉存糧的人很多，所以我來遲了：你的三石餘糧，還丟下一石，明天一定叫有娃子送去，不然放在家裏，你那「大手」，很容易把它耗費掉的！日後年饉兒了，就會知道我沒害你！周掌櫃你說節約應該不應該？

周：當然應該麼，老徐，你和我一樣，「大手」慣了：

徐：以後步步要節約，我自己今後也得注意！這些我都解下，不過，唉！真對不起你們，會叫你們笑話我是個嗇皮鬼！

馮周：（同）不！不！誰也不會笑話你是個嗇皮鬼的，這是防旱備荒嘛！

徐：真的嗎？

周馮：（同）可不真的！你老徐的為人，我們難道還不知道？

徐：（感激地）哎喲，那就好的很！

王：馮連長，周掌櫃，請你們賞個光，進去吃飴餎，要不吃，我姐夫心裏會更過不去的！

衆：對！對！對！（大家同唱「涼涼」，幕內趙三等亦

伴唱）（一）防旱的個備荒，哎嗨哎喲，要加緊呀，哪哪喲哎喲，遭了荒旱（哼音「沙柳野梅青」）不呀受餓喲，嗨哎喲哎咳喲。（二）節衣的個縮食喲，哎嗨哎喲，不浪費呀，哪哪喲哎喲，一切從簡（哼音「沙柳野梅青」）積呀食糧，嗨哎喲噯咳喲。（這時趙、榮、李、劉、王、張唱着走出，後面跟着小紅和有娃）

李：今天飴餎可壓得美！徐大叔，客去主人安，我們都走啦！

徐：大家再坐一會！

王：招待不周，很對不起大家，要不是怕遭年饉，有娃大會給大家擺個「七碟八碗」的……

衆：「趙主任，你不說，我們也都解下了！」「人人都要節省才好！」「一顆米，一文錢都不要浪費！」「我們走啦！」

徐：有娃子，你和小紅送一送大家！（徐同周、馮、王三八進內吃餄餎去了——下場）

趙等：／（向有、紅）不要送啦！……（趙等衆人從另一門全下場。）

有：今天這個喜事，過得還算紅火，來的客也不算少！

紅：（低頭默默含情，撫弄胸前的佩花）（[illegible]）

有：三石穀沒有糶，要是遭了年饉，就不怕沒啥吃！我……大叫「大手」，我們今後要幫助他慢慢克服，小紅，今後咱們過日子，一定要注意節省！你識的字多

，河容把報上的道理給我們多講些！

紅：（望了有一眼，嫣然一笑）你還有心讀報？

有：怎麼會沒有心？你說！你說！

紅：你的心，………你的心早不在肝上啦！（說着用一支手指羞着臉，靦腆抱含笑奔下）

有：哈哈………（追下）

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於邊區文協

哥倫比亞大學
中文圖書館藏